

大正藏第 01 册 No. 0006

## 般泥洹经 2 卷

[卷上](#) [卷下](#)

No. 6 [No. 1(2), Nos. 5, 7]

### 般泥洹经卷上

不载译人附东晋录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游于王舍鹞山，从大众比丘，比丘千二百五十。时，摩竭王阿闍世，与越祇不相得，众臣议言：「越祇自恃国富民众，地沃野丰多出珍宝，不首伏我，当往攻伐。」国贤大臣名曰雨舍，梵志种也。王命使行，稽首佛足，敬问消息，兴居轻强气力游步，德化日升，言：「阿闍世，与越祇有憾，众臣之议，欲往攻伐，愿闻众佑，有以教之。」大臣受命，即严车五百乘，骑二千步人二千，行诣鹞山，到小道口，下车步进，见佛欢喜，貌色恭辞，气重揖让毕长跪言：「摩竭王阿闍世，稽首佛足，敬问消息，兴居轻强气力游步，德化日升。」佛言：「甚善，王与国人及汝皆安不？」雨舍白言：「王与越祇有憾，众臣之议，以彼自恃国富民众，地沃野丰多出珍宝，不首伏我，欲往伐之。愿闻佛教。」

佛报大臣：「昔吾一时曾游越祇正躁神舍，见其国人，皆多谨勅，我时为说治国七法不危之道，其能行者，日当兴盛未之衰也。即叉手言：『愿闻七法，盖何施行？』佛言：『谛听。』对曰：『受教。』」时，贤者阿难，住后扇佛。佛言阿难：「汝宁不闻越祇国人数相聚会，讲论政事，修备自守？」对曰：「闻其数相聚会，讲论政事，修备自守。」佛言：「如是，彼为不衰，汝闻越祇君臣常和，所任忠良，转相承用。」对曰：「闻其君臣常和，所任忠良，转相承用。汝闻越祇奉法相率，无取无愿，不敢有过？」对曰：「闻其奉法相率，无取无愿，不敢有过。」「汝闻越祇礼化谨敬，男女有别，长幼相事？」对曰：「闻其礼化谨敬，男女有别，长幼相事。」「汝

闻越祇孝于父母，逊悌师长，受识教诲？」对曰：「闻其孝于父母，逊悌师长，受识教诲。」「汝闻越祇承天则地，敬畏鬼神，敬顺四时？」对曰：「闻其承天则地，敬畏鬼神，敬顺四时。」「汝闻越祇尊奉道德，国有沙门应真及四方来者，供养衣食卧床疾药？」对曰：「闻其尊奉道德，国有沙门应真及四方来者，供养衣食卧床疾药。」佛言：「夫有国者，行此七法，难得危。」雨舍对曰：「使越祇人持一者，尚不可攻，何况有七？国事多故当还。」请辞。佛言：「可，置知是时。」即从座起，礼佛而去。

是时，佛勅贤者阿难，请鹞山中诸倚行比丘，令会讲堂。即请悉会，稽首毕，一面坐。佛告：「诸比丘！听我所言，善念行之。」皆曰：「受教。」

佛言：「比丘有七教，则法不衰。何等七教？一当数会讲诵经道，无有懈怠。二当和顺，忠正相教，转相承用。三当无取无愿于他，唯乐山泽。四当绝望长幼先后，相事以礼。五当慈孝承事师长，受识教诲。六当奉法，敬畏经戒，以修梵行。七当遵道供养圣众，开解童蒙，来学者受给施衣、食、卧床、疾药。如是七法，可得久住。」

「又比丘有七守，则法不衰，当善念行：一守清净，不乐有为。二守无欲，不贪利养。三守忍辱，无所诤讼。四守空行，不入众聚。五守法意，不起众想。六守一心，坐禅定意。七守约损，衣食龕踈，草蓐为床。如是七法，可得久住。」

「又比丘有七敬，则法不衰，当善念行：一为敬佛，善心礼事，无他倚行。二为敬法，志在道意，无他倚行。三为敬众，依受教令，无他倚行。四为敬学，事持戒者，无他倚行。五为敬闻，事讲授者，无他倚行。六为敬净无欲，无他倚行。七为敬定，事坐禅寂，无他倚行。如是七法，可得久住。」

「又比丘有七财，则法不衰，当善念行：一当有信，见正喜乐。二当有戒，慎护不犯，三当有惭，改过自悔。四当有愧，顺所言行。五当多闻，讽诵无厌。六当智慧，深行微妙。七当法施，勿望礼贖。如是七法，可得久住。」

「又比丘有七觉意，则法不衰，当善念行：一志念觉倚净无淫，舍分散意。二法解觉倚净无淫，舍分散意。三精进觉倚净无淫，舍分散意。四爱喜觉倚净无淫，舍分散意。五一向觉倚净无淫，舍分散意。六惟定觉倚净无淫，舍分散意。七行护觉倚净无淫，舍分散意。如是七法，可得久住。」

「又比丘有七知，则法不衰，当善念行：一当知法，佛十二部经，谛受诵论。二当知议，求诸法慧，博解其要。三当知时，可诵可步可禅可卧，无失时宜。四当自知，所入法行，多少深浅，熟与初始，志当曰胜。五当知节，勿贪美妙，适身节食，无以自病。六当知众，入比丘众，梵志圣人，君子及士民众分别知可敬、可住、可坐、可默、可语。七当知人，观其所好，察其志能，随意劝导，令知圣化。如是七法，可得久住。」

「又比丘有七惟，则法不衰，当善念行：一惟经道，当如人念父母，父母生子，思极一世，惟法活人，无数世度人生死。二惟人生，无不有苦，忧念妻之家属所有，死各离散不知所堕，若身有罪，亲不能解，知此非常，当念行道。三惟精进，端身口意，取道不难。四惟谦虚，无自憍大，承事明哲，矜悔未闻，愍伤教之。五惟降意，不驰六情，抑淫怒痴态，无有邪行。六惟躯中，但盛臭秽，风寒热血，无可贪者。七惟自观，形如粪土，日当念死，天地开辟，生民以来，无不死者，世间如梦，所见欢爱，不知为化，悟乃觉空，当知是幻，勿以自欺。如是七法，可得久住。」

「又比丘复有六重法，当善念行，可得久住：一为修身，以起慈心，依圣句通，诸清净者，行此重任，和一爱敬，施于同学，无取无诤，勉共守行行。二为修口善行，以起慈心。三为修意善行，以起慈心。四为所见法际，若得衣食、应器余物，终不爱藏。五为持戒不犯，不以摸质，能用劝人。六为若从正见得出正要受道苦尽度知见了，行此重任，皆以圣句通清净用和爱敬，施于同道，无取无诤，转相建立，共守道行。又复比丘，当为愍伤，一切蠕动，至于虻虱，必加慈心，人之死亡，当为悲哀，彼得为人，如不闻道，家室啼哭，亦不知死，魂神所趣；唯得道者，能知之耳。佛为是故敷陈经法，经不可不学，道不可不行，天下多道，王道为大，佛道如是，最为其上。譬数十人，俱共射准，有前中者，有后中者，要射不止，必复中准，又如天下众流不息皆归于海。比丘如此，行道不止，会得解脱，如佛法教，转相承用，讽咏佛语，常用时悔，四辈弟子，展转相教，如是佛经，可得久住。」

彼时，佛请贤者阿难，俱之巴连弗邑，即受教行。佛摄衣钵，历王舍城，去行半道所，顿止王园。佛告诸比丘：「皆听，其为道者，当知四谛，凡人不知，故走长涂，宛转生死，无休止时，吾是以启汝意。何等四？一曰知苦苦，是谓真谛。二曰苦由习生，是谓真谛。三曰苦习尽灭，是谓真谛。四曰苦习尽受道，是谓真谛。于苦不慧不知，故走长涂，生死不休，当以知此苦谛。苦者谓生苦、老苦、病苦、死苦、忧悲恼苦、爱别离苦、所求不得苦；

以要言之，五盛阴苦。已觉斯苦，能断爱习，是谓得眼，为极是生，后不复有苦；犹习者从爱，苦习都尽，受道之谛，得眼见证，为尽是生，后不复有。已见真谛，得道眼者，无复生死，长涂永绝。如是比丘，又当复知道得八行。何等八？一以专心，受佛经法。二弃爱欲，与世无诤。三终不为杀、盗、淫行。四不欺诳佞饰恶骂。五不嫉妬贪饕不信。六念非常、苦、空、非身。七观形中臭秽不净。八不贪身知当归土。诸往古佛，皆见此四谛，诸当来佛，亦见此四谛，其有贪慕家居恩爱及乐世间荣名之寿者，终不得是度世之道；道从心生，心净者乃得道。其次心端，不犯五戒，可得上天；其次信道，好学经法，后可得作人。若都欲断绝地狱、畜生、饿鬼道者，当以一心，奉行经戒。今佛为天下，解脱生死，开现正道，其欲学者，当谛思惟。」

佛与贤者阿难，前到巴连弗，止城外神树下。诸梵志居士，闻佛从诸弟子来，皆出城外，欲覲见供养佛，有持席荐，有持毳[毯·炎+登]，有持水浆，及锭灯者，行诣佛所，稽首毕一面坐。佛告诸梵志居士：「人在世间，好贪欲恣意者，有五消耗：一自放恣，财产日减。二自放恣，危身失道。三自放恣，众人不敬，死时有悔。四自放恣，丑名恶声，周闻天下。五自放恣，身死魂神堕三恶道，人能降心。不放恣者，有五丰德：一自捡摄，财产日增。二自捡摄，得近道意。三自捡摄，众人所敬，至死无悔。四自捡摄，好名善誉，周闻天下。五自捡摄，身死神生天上福地。人不自恣，有此五善，宜思念之。」佛为众人，说法正化，若干要语，无不欢喜，皆前稽首佛足，绕三匝而去。

于是，佛起，到阿卫陬，坐一树下，持神心道眼，见上诸天，使贤神守护此地。贤者阿难，从燕坐起，稽首毕一面住。佛问阿难：「谁图此巴连弗起城郭者？」对曰：「是摩竭大臣雨舍所建，所其欲以遏绝越祇。」佛言：「善哉！善哉！雨舍之贤，乃知图此。吾见忉利诸神妙天，共持此地，其有土地为天神所护，必安且贵。又此地者，近天之中，主此地神，名曰人意，人意所护，其国久而益胜，必多圣贤仁智豪俊，余国弗及，亦莫能坏。此城久久，如欲坏时，当以三事：一者大火，二者大水，三者中人与外人谋，乃坏此城。」

雨舍闻佛与众弟子俱游到此，即乘王威严车五百乘，出城欲覲见供养佛。到即下车，步入园门，见佛欢喜，貌色恭辞，气重揖让毕一面坐。佛为说法，正化若干要语，雨舍欢喜，乃避坐言：「欲设微食，愿与圣众俱屈威神。」



佛以默如可之。即起稽首，绕佛三匝而归。大臣归，乃通夜具作好食严室，内施床座。早行白佛：「餐具已办，唯圣知时。」佛即摄衣持钵，与众弟子俱到其舍，就高座于众前坐，雨舍手自斟酌[酉\*典]美奉钵致浆，行澡水毕，住白佛言：「已所施福，愿佛祝愿，此国土民，一切天人，使长得安。」佛祝愿言：「佛助你喜，为天人供养，土民作导，饭佛比丘僧，称誉正法，受道慧语，奉行经戒，都祝愿此，可敬知敬，可事知事，博施兼爱，有慈哀心，使汝一切常获福利，得见正道。」大臣欢喜，佛复言：「汝于今世，虽有官事，缘由此福，后必解脱。若人得饭佛及真贤持戒者，沙门祝愿，终不徒弃。又当以知，若欲在官及居位者，不可有贪心，不可侈心，不可憍心，不可虐心，不可快心，去此五者，后无咎悔，死得上天，除恶道罪。」佛说已从坐起，出东城门，雨舍追侍曰：「当名此门为瞿昙门。」佛度津渚，又追名之，为瞿昙津。

是时人民，有乘舫舟渡者，有乘小船，或乘竹[簿-尊+卑]及木桴渡，渡者甚众。佛坐定意自思：「往昔未作佛时，身所更来，乘此桴舫，不可复数；今以解脱，不复乘此，亦使我诸弟子得离是。」佛从定觉，自说颂曰：

「佛为海船师，    法桥渡河津，  
大乘道之典，    一切渡天人，  
亦为自解脱，    度岸得升仙，  
都使诸弟子，    缚解致泥洹。」

彼时，佛请贤者阿难，俱之拘利邑，受教皆行，到坐树下。佛告诸比丘：「皆听！当持净戒，当思定意，当解慧行。此三者，禅誉既丰，又得离于淫怒痴垢，是谓正度欲疾。望此当力自解，用尽是生，入清净行，务如应作，而知一心，以善其性，与世无<sup>净</sup>，已知世事，宜自忧身，静居内思，意志即明，三垢已除，便自得道。心不复走，亦无所著，譬如国王为万姓主，比丘自思惟能万端，皆心为主。」

佛与阿难俱，到喜豫邑，止河水边捷祇树下。诸弟子且入城，乞食已澡洗毕还礼佛，住白佛言：「是国多疫到有死者，朝所共闻，有清信士，玄黓、时仙、初动、或震、叔良、快贤、伯宗、兼笃、德称、净高，十人皆死，是辈丧身，当趣何道？」

佛告诸比丘：「此十人者，已断自然魂神，上生十八天上，到不还地，不复来下受世间法。又是国死，非但此也。佛天眼见，五百清信士，悉如难提，

等离三垢，五道断死，皆上生不还之地，止取泥洹。又有三百清信士，已断三结，无淫怒痴，升频来地，后来下生，当见苦际。复有五百清信女，皆得四喜，三结尽，得沟港，离三恶道，生天人中，不过七世，当得应真。」

于是佛谓诸比丘：「汝说彼死者，为挠扰佛也。然吾为佛，不复受此，亦当何惧？微哉妙矣。生死有时，夫诸佛兴，虽曰生于世，不佛法情矣。何则？如来法情已止，无所不觉，已了是生，现说分明。所谓妙者，从有是令得是，无有是不得是，从是起令是生，是灭者乃都灭。所以者何？用有欲求故为不明，缘不明行，缘行识，缘识名色，缘名色六入，缘六入更乐，缘更乐痛，缘痛爱，缘爱受，缘受有，缘有生，缘生老死忧悲苦慙恼，致是具足苦性习，有生死之本，转如车轮，行无休息。从痴不明故有生死，假令不明无余无欲以灭则行灭，行灭则识灭，识灭则名色灭，名色灭则六入灭，六入灭则更乐灭，更乐灭则痛灭，痛灭则爱灭，爱灭则受灭，受灭则有灭，有灭则生灭，生灭则老死忧悲苦慙恼，致是具足苦性习有为都灭矣。故先为若说，痴者有生死，慧者持道不复生死。当思念此，挫其心乃不持复更生死之道。又欲近道，当有四喜，宜善念行：一曰念佛，意喜不离。二曰念法，意喜不离。三曰念众，意喜不离。四曰念戒，意喜不离。念此四喜，必令具足，而自了见，当望正度求解身要，可以除断地狱、畜生、鬼神之道，以致沟港，不堕恶地，虽往来走天上人中，不过七生，自得苦际。」

彼时，佛请贤者阿难，俱之维耶离国，即受教行。佛乐拘利历城中去，到止城外，故望女奈氏园。奈女闻佛从诸弟子自越祇来，即严车衣服，从五百女弟子，俱出城诣奈园，欲跪拜侍觐。佛遥见其五百女来，勅诸比丘：「见是，皆当低头内观，自端汝心，彼好庄衣，譬如畫瓶，虽表彩色，中但屎尿，当知好女，皆尽畫瓶辈也。夫为道者，不当惑彼，故当健制，志惟分别，是奈女来，亦从我教。何谓健制？已生恶法，能即断却，治性精进，自摄意端；未生恶法，能令不起，治性精进，自摄意端；未生善法，意能发生，治性精进，自摄意端；已生善法，志立弗忘，能使增广，治性精进，自摄意端。是以当为，宁破筋骨，自碎身体，不随心而为恶，是为健制。何谓志惟？惟内身循身观，惟外身循身观，以内外观思念分别断不使意；惟内痛循痛观，惟外痛循痛观，以内外观思念分别断不使意；惟内意循意观，惟外意循意观，以内外观思念分别断不使意；惟内法循法观，惟外法循法观，以内外观思念分别断不使意；是为志惟。何谓分别知可行不可行？从其正能别行，是为分别。夫能健制志惟分别，乃为有力，非谓壮士多力而为健也。能去恶就善，是谓最健。自吾求佛与心净以来，其劫无数，用不听邪心故，今

得为若世间作佛亦可休止，汝意久在不净之中，可自拔擢免斯众苦。见是女来，当如我教。」于是奈女到，稽首毕一面坐，佛问言：「今汝诸女意何如？」对曰：「受佛大恩，得闻法教，愚痴醒悟，夙夜自勅，不敢邪心。」佛告奈女：「好邪淫者，有五自妨：一者多声不好。二者王法所疾。三者怀异多疑。四者死入地狱。五者地狱罪竟受畜生形。皆所致，能自灭心。不邪淫者，有五增福：一者多人称誉。二者不畏县官。三者身得安隐。四者死上天生。五者从立清静泥洹道。是以当自患厌，母人生病，月期不净，拘绊捶杖，不得自在，受行经戒，可得如佛清静之道。」佛为奈女，说法正化若干要语，奈女欢喜，避坐长跪白言：「欲设微食，愿佛圣众，俱屈威神。」佛以默然可之，即作礼而去。

去未久，维耶离豪姓，有诸离车，闻佛从诸弟子来，去城七里，即乘王威严四色车，出欲见佛。诸离车中，有乘青马青车，青衣青盖青幢青幡，官属皆青；有乘黄马黄车，黄衣黄盖黄幢黄幡，官属皆黄；有乘赤马赤车，衣盖幢幡官属皆赤；有乘白马白车，衣盖幢幡官属皆白。佛见车骑数十万众填路而来，即告诸比丘：「汝欲见忉利天上天帝苑中侍从出入者，如此无异耶。」诸离车到，皆下车，步入奈园，作礼毕一面坐，佛为大众，说法正化。有一人字并飴，避坐起整衣服，向佛自陈言：「每闻佛功德，巍巍甚大，天上天下，无不倾动，常从在所，夙夜敬仰，服重清化，不敢有恼。」佛语并飴：「天下叡哲，乃知敬佛，夫敬佛者，自得其福，死皆上天，不堕恶道。」于是并飴，说颂赞曰：

「敬谒法王来，心正道力安，  
最胜号为佛，名显若雪山。  
譬华净无疑，得喜如近香，  
方身观无厌，光若露耀明。  
唯佛智高妙，明盛无瑕尘，  
愿奉清信戒，自归于三尊。」

是时坐中五百豪姓，各解身上衣，以授并飴，并飴持衣，前白佛言：「是诸尊者，闻善言喜，共以五百上衣，奉献世尊，愿哀受之。」佛受已告言：「传士！当知，佛为如来。至真。等正觉。明行成已。善逝。世间解。无上士。道法御。天人师，号佛。众佑，出兴于世，有五难有自然之法。何等五？佛出教化天下，释梵沙门梵志，龙神帝王，以自然慧，为世现证，开说真道，上语亦善，中语亦善，下语亦善，至要义具，清静究畅，一切敷演，

是一难有自然法也。佛说经于天下，闻者皆乐，信学讽诵，端身口意，去邪入正，是二难有自然之法也。天下人民，闻佛经道，意去开解，深之思惟，皆得明慧，是三难有自然之法也。天下人民，闻佛教诫，多以爱敬，出三恶道，生天人中获大利，是四难有自然之法也。天下人民，闻佛道奥深妙法言，解本生死缘之事，断情绝欲，皆得出要，第一精进得应真道，第二精进得不还道，第三精进得频来道，第四精进得沟港口道，是五难有自然之法也。凡人于佛，而有反复之心，以施少善者，皆得大福，不唐弃也。是故并饬，当自勩勉，以学此得。」

佛说已，诸离车从坐起，整衣服叉手言：「本欲请佛，而奈女以夺我先，愿须后日，我等多务，欲还请辞。」佛言：「可当知时。」时，即皆稽首佛足，绕三匝而去。

奈女通夜，作浓美食，严饰室内，晨施床座，行白佛言：「餐具已办，唯圣知时。」佛与众弟子，俱到其舍，就高座于众前坐。奈女手自斟酌，奉钵致浆，行澡水毕，取小床坐佛前，欲问法。佛言：「我代若喜好布施者，后无怨畏，多得称誉，善名日增，众人爱敬，人能无愠，仁慧为智，如是无垢安隐，生天上诸天相娱乐。」佛为奈女，说法正化若干要说，已皆欢喜。

佛请贤者阿难，俱至竹芳邑，止城北林树下。是岁竹芳邑，饥馑谷粟腾贵。佛告诸比丘：「是间饥馑，乞求难得，汝等宜分部行，别到维耶及越祇诸陬邑，可以无乏。」受教当行，佛言：「比丘！当知自损，得善无喜，得恶勿忧，食取支身，勿贪求美，但坐嗜味，爱求之故，生死不绝。夫知节身，能自损者，可得定意。」佛为说法，正化若干要语，皆欢喜礼佛去，各分部行，到诸国邑。

佛独与阿难俱，到卫沙聚。是时佛身疾，举躯皆痛。佛念痛甚，而弟子皆不在，当须众来，乃取泥洹，宜为是疾自力精进，以受不念众想之定，即如其像正受三昧思惟，不念众想之定，以是忍意，而自得闻。贤者阿难，从一树下起，诣佛稽首毕一面住，问佛消息：「疾宁瘳损？闻圣体疾，实用忧惧，世尊得无欲取泥洹？愿有教令，于众弟子。」佛报阿难：「佛岂与众相违远乎？吾亦恒在比丘众中，所当施为教诫，以具前后所说，皆在众所，但当精进案经行之。向吾疾生，举躯痛甚，即思不念众想之定，意不着疾故，忍中正要者。阿难！我所说法，中外备悉，佛为法师，无所遗忘，所当施行，自足可知。我亦已老，年且八十，形如故车，无牢无强，吾本说，生死有时，



无生不终。极上有天名不想入，其寿八十四千万劫，彼亦有死。是以佛起经于天下，咸示泥洹大道，以断生死之本。我今都为有身作锭令身归，为法教锭令法自归。彼何谓锭？何谓自归？谓是专心在四志惟，一惟观身，二惟观痛，三惟观意，四惟观法，健制思念，断不使想，是为一切作法教锭，当以自归。吾为此已重说，如欲解者，当精进行中外戒法，必使如常。其有自归，觉佛经道，皆佛子孙。今我委弃转轮王位，为天下作佛，忧度三界，汝等亦宜自忧其身，以断众苦。」

彼避雨时，补缮衣毕，佛请贤者阿难，俱至维耶离，受教即行。既到止猿猴馆，行乞食毕，涤钵澡洗，又与阿难俱，到急疾神地。佛言：「阿难！维耶离乐，越施亦乐，今此天下，十六大国，其诸郡邑皆乐。熙连然河，多出黄金，阎浮提地，五色画，人生于世，以寿为乐。若比丘比丘尼，知四神足，是为拔苦，多修习行，当念念不忘，在意所欲，可得不死，一劫不啻。如是阿难！佛四神足，已多习行，专念念不忘，在意所欲，如来可止一劫有余。」佛重说是至再三，时，阿难意没在边想，为魔所蔽，矇矇不悟，默而不对。佛言：「阿难！汝去到一树下，静意自思。」即受教一处坐。

时，魔波旬来曰：「佛意无欲可般泥洹，教诲已周已讫，可灭度矣。昔者佛游伛留河上，解说诸老曰：『吾为佛，虽得自在，不贪久住，非谓今也。所度亦毕，可般泥洹。』」佛报波旬：「吾所以至于是未灭度者，须我众比丘及比丘尼，令皆智慧承用经戒，劝请未入，使学者成，亦以须我清清信士及清信女，令得智慧承用经戒，未入者入，受法者成。如是波旬，吾以待此四辈弟子，皆得法意，展转相教，解诸童蒙，使学成就，是以至今，未灭度耳。」魔曰：「可足时已毕矣。」佛言：「汝默，如来不久，是后三月当取泥洹。」魔心乃悦，欢喜而去。佛即正坐，定意自思：「于三昧中，不住性命，弃余寿行。」当此之时，地为大动，空中清静，佛之光明，彻照无穷，诸天神来侧满虚空。佛从定觉，自说偈曰：

「无量众德行，    有为吾今舍，  
近远应度者，    已度应度者。」

贤者阿难，心惊毛竖，疾行诣佛，稽首毕一面住，白佛言：「甚哉世尊！地动乃尔，是何因缘？」

佛语阿难：「凡世地动，有八因缘。何等八？天下地在水上，水止于风，风止于空，空中大风有时自起则大水扰，大水扰则普地动，是为一也。有时得

道沙门，及神妙天，戒德隆盛，欲自试力，手按少地，则普地动，是为二也。若始菩萨，从第四天，下入母胎，明哲慈意，欲见道化，开发愚蒙，乃放神光，震动天地，令梵释魔沙门梵志一切见明，是为三也。若菩萨生出母胎时，德感诸天，净无云暄，神光远照，则普地动，是为四也。至于菩萨得无上道正真佛时，普地大动，天神四布，称扬佛名，是为五也。及已作佛，初大会时，法轮三转，天人则解，此彼菩萨，升成大道，光明远照，时普地动，是为六也。佛教将毕，欲弃寿行，不住性命，乃大放光，劝发天人，则普地动，是为七也。如佛众佑，临当弃身般泥洹时，明无不照，天神参至则地普动，是为八也。」

阿难言：「今佛已为舍性命耶？」

佛言：「已舍。」

阿难曰：「昔闻佛说：『若有弟子，知四神足，多修习行，专念不忘，在意所欲，可止不死一劫有余。』而佛道德，过殊于此，亦不可久止乎？」

佛报阿难：「今汝言之，岂不过耶？吾与汝言四神足者，乃至再三；而若径默，没在暗昧，不发明想，为魔所蔽，而复何云，具佛所说，言一出口，宁自违乎？」

对曰：「不也。」

「如是阿难！夫不智者既自发言而追违之；我无是也。」

阿难垂涕曰：「亦何驶哉！佛取泥洹，一何疾哉！世间眼灭。」

彼时，佛勅贤者阿难，请维耶离国猗行比丘。受教即请，悉会讲堂，稽首毕一面住。佛告诸比丘：「世间无常，无有牢固，皆当离散，无常在者，心识所行，但为自欺，恩爱合会，其谁得久，天地须弥，尚有崩坏，况于人物，而欲长存？生死忧苦，可厌已矣！佛后三月，当般泥洹，勿怪勿忧。且夫一切去来现佛，皆从法得，经法且存，但当自勉勤学力行，持清净心，趣得度脱，心识情休，则不死不复生，亦不复走于五道舍一身受一身也。五阴已断，乃无饥渴寒热忧悲苦恼之患。人知正心，天上诸天，皆代人喜，当以降心柔弱自损，勿随心行，心之行无不为，得道者亦心也。心作天，心作人，心作鬼神畜生地狱，皆心所为也。从心行得起诸法，心作识，识作意，意转入心，心也者取为长，心志为行，行作为命，贤愚在行，寿夭在命。夫志行

命三者相须，所作好恶，身自当之；父作不善，子不代受，子作不善，父亦不受，善自获福，恶自受殃。今佛为天上天下所尊敬者，皆志所为，是故当以正心行法，唯行法者，能现世得休，现世得安，宜善取持谛受讽诵，静意思惟，然则我清净法，可得久住，可以愍度世间众苦，道利绥宁诸天人民。

「比丘当知！何等为法？谓是四志惟、四意端、四神足、四禅行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觉、八道谛，如受行可得解脱，令法不衰。

「彼何谓四志惟？惟内身循身观，惟外身循身观，以内外观，分别思念，断痴惑意；惟痛之观，及意与法，皆如初说。

「何谓为四意端？已生恶法，能即断却，治性精进，自摄意端；未生恶法，制使不起，治性精进，自摄意端；未生善法，即能发生，治性精进，自摄意端；已生善法，志立不忘，能使增踰，精进意端。

「何谓为四神足？思惟欲定，以灭众行，具念神足，其欲不邪，不取无舍，常守清行；惟精进定，惟意志定，惟戒习定，皆同，文如初说。

「何谓四禅？弃欲恶法，但念但行，志乐无为成一禅行；念行已灭，内守一心，志在恬静，成二禅行；惟观无淫，心安体正，分别见真，成三禅行；已断苦乐，无忧喜想，意已清净，成四禅行。

「何谓五根？一为信根，意向四喜；二为精进根，治四意端；三为念根，念四志惟；四为定根，思四禅行；五为智根，见四真谛。

「何谓五力？一为信力，喜意不坏；二为精进力，常能健制；三为念力，得志惟观；四为定力，禅意不乱；五为智力，以道自证。

「何谓七觉？志念觉意，法解觉意，精进觉意，爱喜觉意，一向觉意，惟定觉意，行护觉意。

「何谓八道？正见、正思、正言、正行、正命、正治、正志、正定，是为度世清净之法」

彼时，佛请贤者阿难，俱至拘利邑，即受教行。佛乐维耶，过国中出城门，回身右转视门而笑。贤者阿难即整衣服，右膝着地，长跪问曰：「自我得侍二十余年，未曾见佛行以无缘；如回身视门而笑，是何因缘？」

佛言：「如是如是。阿难！佛之仪法不妄回身虚而笑也。是我最后见维耶离，故视笑耳。」于是佛自颂曰：

「是吾之最后，    游观维耶离，  
    将游彼泥洹，    不复受有身。」

有异比丘，亦赞颂曰：

「佛称此末后，    身行极于斯，  
    若遂沦清虚，    于何覩圣来？」

佛与阿难俱到拘利止城北林树下，告诸比丘：「当护净戒，当思定意，当解智慧。夫以守戒，有定慧者，成大德致丰誉，永离贪淫、瞋恚、愚痴，可得应真，欲以现世望正度者，当加自解，令尽是生，入清净道。已如应行，乃自知身，后不复受。」

佛复请贤者阿难，俱之健持邑，止城北树下坐。告诸比丘：「当守净戒，思惟定意，求解智慧。守净戒者不随三态，惟定意者心不放散，已解慧者去离受欲，行无罣碍。有戒定慧，德大丰誉，又离三垢，终得应真。欲以是身望得正度，当勤求解，令尽是生，入清净道。作如应行，乃自知灭，后不复受。」

佛又与阿难俱，过掩满邑，及出金邑、授手邑、华氏邑，至善净邑。处处为弟子说此三要：「曰当护戒，当思定，当解慧。守此三者，德丰誉大，消淫怒痴，是谓正度。已有戒心则定心成，定心已成则智心明，如染净洁受色明好，有此三心则道易得，但当一意勤身求解，令尽是生已入清净。行如应者，自知极此，不复受生。若不能具戒定慧行，欲度世难。有此三者意自开解，坐而思惟便见五道——天上、人中、地狱、畜生、鬼神——分明，悉知众生意志所念。譬如溪水清，其中沙砾，青黄白黑，所有皆见；得道之人，但心清故，所视悉见，欲得道者，当净其中心。如水浑浊，则无所见，持心不净，不得度世。师所见说，弟子当行，师同不入弟子心中，就正其念，念意端者道自得矣。」

佛已乐善净，又请贤者阿难，俱之夫延邑，止城北树下坐。脯时，阿难从燕坐起，到佛所稽首毕，叉手问曰：「仓卒欲知地动几事？」



佛语阿难：「有三因缘：一为地倚水上，水倚于风，风倚于空，大风起则水扰，水扰则地动。二为得道沙门及神妙天，欲现感应故以地动。三为佛力，自我作佛前后已动，三千日月万二千天地无不感发，天人鬼神多得闻解。」

阿难叹曰：「妙哉！佛为无伦，以自然法无不感动，至德至道巍巍乃尔。」

佛言：「如是如是。阿难！佛德不小，乃从无数劫积累功德，奉行诸善自致作佛，有是神妙自然法化，一切知一切见，无不入无不化。忆念我昔以慈悲心，若干百千人，天下诸王君子众，化住相见，随其像貌为安慰说经道，周流教化使得善意。如是现化，遍于八方，随其国俗服饰语言，相其人行何法、知何经，而为演说授以正道，乐义言者为设典教，解道理者为说上要，坚立其志已而舍没。设王君子莫知我谁，后皆耽味敬承法化，是为佛之清妙自然法也。」

「又我，阿难！得佛力遍入现化以佛仪法，入沙门众为之师导，已后化入梵志之众。又居士儒林异学，随其被服声音语言，授与经道一切成就，为错横法，已而舍歿，子曹皆受我教而莫我知，是佛之难有自然法也。佛亦上入第一四天王，遍上第二忉利天，第三焰天，第四兜术天，第五不憍乐天，第六化应声天，周印魔；又上第七梵天，第八梵众天，第九梵辅天，第十大梵天，第十一水行天，第十二水微天，第十三水无量天，第十四水音天，第十五约净天，第十六遍净天，第十七清明天，第十八守妙天，第十九玄妙天，第二十福德天，第二十一憇淳天，第二十二近天，第二十三快见天，第二十四无结爱天，我皆周遍若干百千人。是诸天随形貌与相见，乐清净者为说清静，达道意者劝使布化，在清人者立以大，其解法情即授以要，诱劝导利化使得道讫輒舍歿，彼诸天辈莫知我谁，是佛之难有自然法也。上余四天皆无形声，故佛不往：第二十五空慧入天，第二十六识慧入天，第二十七不用慧入天，第二十八不想入天。」

「如是阿难！佛恩广大无不成，惨然而难值，佛出世间如沔波罗华时时有耳，佛所说法亦难闻闻，已闻经法当受护持。护持云何？我灭度后若有比丘言：『我见佛口受，是法、是律、是教。』然其言说不近不经而亏损法，当持法句经所言、律所见，为解说之。若经不入与法意~~净~~则当谏曰：『贤者且听，佛不说是，吾子妄受；与法意违，非法非律，不如佛教，当知弃是。』若有比丘言：『我所止得，依圣众有法戒者面受，是法是律是教。』然其言说，不近不经亏损正法，当持法句经义、律语，为解说之。若经不入与法意

诤则当谏谓：『贤者且听，比丘众者知法晓律。此非法律，吾子妄受，不应于经与法意违，不如佛教，当知弃是。』若有比丘言：『我面从耆旧长者口受，是法是律是教。』然其言教不近不经亏损正法，当持法句经义语，为解说之。若经不入与法意违则当谏谓：『贤者且听，耆旧长老知法晓律，此非法律，吾子妄受；不应于经与法意违，不如律教，当知弃是。』若有比丘言：『我得近贤才高明智达福慧众所宗事面从受，是经法律教。』然其言说不近不经亏损正法，当持法句义解说之。若经不入与法意诤则当谏谓：『正贤者且听，贤哲高明晓法律，此非法律，吾子妄受；不应于经与法意违，不如教佛，知弃是。』

「又复阿难！若有言：『我得从佛受是法语。』而其言谬不合经法；若有言：『我从依圣众奉法者受。』而其言谬不合经法；若复言：『我口从耆旧长者受是。』其言错谬不合经法；若言：『我从贤才高明智大福慧面受是语。』而其言非、不合经法；当举佛语以解晓之，趣使其人入经承律，以为详说佛经法教，圣众所承，长老所明，贤才所识，贤者谛受，如律教无得诤。当知持是四。若彼，阿难！有是四暗，亏损正法，当为分别，令弃邪媚受四正意，是为受持护法者也。其不承经戒者，众比丘当黜之，稊稗不去善善谷苗，弟子不善坏我道法，当相检校，无得以佛去故不承用教。世有沙门，奉行经戒，则天下得福，天神皆喜。若闻在所有明经比丘、长老比丘、新人学者，当从咨受，如是则清信之士、清信之女，乐供衣、食、床卧、疾药。比丘同道，不可不和，其堕地狱三恶道者，皆不和故耳。比丘不可转相形笑言：『我知经多，汝知经少。』知多知少，各自行之。言说应经者用，不合者弃，是佛所说，比丘所受，必善持之。若令如后，凡讲论经，当言：『闻如是。一时佛在某国某处，与某比丘俱说是经。』若其经是，不得苟言非。佛所说，相承用，如是者比丘法可得久住。」

彼时，佛请贤者阿难，俱之波旬国，弟子皆行。佛以乐夫延，历城中去，到止城外禅头园中。波旬豪姓有诸华氏，闻佛来到皆出作礼，稽首毕一面坐。佛告诸华氏：「智者居家，恭俭节用，所奉有四，用得欢喜。一为供养父母妻子，二为瞻视人客奴婢，三为给施亲属知友，四为奉事君天正神沙门道士。是谓知生全身安家，得力得色，富足名闻，死得上天。」佛为诸华氏，说法正化，若干要语，皆欢喜去。有华氏子淳，独留，起整衣服，长跪白佛：「欲设微食，愿与圣众，俱屈威神。」佛以慈哀默而可之。淳喜为礼而归，调作浓美，严饰室内，晨敷床座毕，行白佛：「餐具已办，唯圣知时。」佛与弟子，俱到其舍，就高座于众前坐，淳手自斟酌，奉钵致浆。有

恶比丘，已欲取器，佛知之，淳念圣恩，善意供养，行澡水毕，取小床坐佛前，说颂问曰：

「请贤圣慈智， 已度到彼岸，  
法御为折疑， 将几沙门辈。」

佛告淳：「沙门有四，当识别之。一曰行道殊胜，二曰达道能言，三曰依道生活，四曰为道作秽。何谓殊胜？佛所说法，不可称量，能行无比，降心能度，忧畏为法，御导世间，是辈沙门为最殊胜。何谓能言？佛所称贵微妙之法，体解其情行之不疑，亦能为人演说道迹，是辈沙门，为愍能言。何谓依道？念在自守，勤综学业，一向不回，孜孜无倦，以法自养，是辈沙门，为知生活。何谓作秽？恣意所乐，依恃种姓，专为秽行，为众致议，不敬佛语，亦不畏罪，是辈沙门为道作秽；凡人见闻，将谓在道，学净智者，如此而已。当知是中，有真有伪，有善有恶，不可齐同以为一也。彼不善者，为贤致谤，是故佛律，黜夫恶者，譬如苗中生草，不去害禾。世多此辈，内怀秽浊，外如清静，若知福者，信心奉道，终不为彼起恨想也。识善之人，修己远恶除欲怒痴，故得道疾。」佛说已，淳欢喜。

## 般泥洹经卷上

## 般泥洹经卷下

不载译人附东晋录

彼时，佛请贤者阿难，俱之拘夷邑，已乐波旬，历城中度，行半道所，佛疾生，身背痛，止树下坐。勅贤者阿难，持钵到拘遗河取水，则受教行。是时五百乘车，厉渡上流，水浊未清，阿难行取水还，往白佛言：「向群车过，水浊未清，适可澡洗；有濼连河，去此不远，请取可饮。」佛取钵水，澡面洗足，于是以忍，疾又得间。时，诸华大臣，字福罽，行遥见佛，诸根寂默，得上调意之灭净，具颜色明好，心欢喜前礼佛，揖让毕一面住。佛问福罽：「汝于何得法喜？」对曰：「由于比丘力蓝。昔我行道，见力蓝坐树下。是时道上，五百乘车过，有人后到，下车问比丘：『见前群车不？』答言：『不见。』又曰：『宁闻车声不？』答言：『不闻。』曰：『时卧耶？』言：『我不卧，自思道耳。』其人叹言：『车声啾啾，觉而不闻，用

心何专，难有乃尔，五百车声尚且不闻，岂他闻哉！』即施之以一染布衣。我时闻此，甚加其志，遂得法喜，至于今日。」

佛问福罽：「汝知雷电霹雳，孰与五百车声？」对曰：「正使千车疾驰同响，犹不能暨。」佛言：「曩昔一时，吾游阿沈，其日晡时，天暴雷雨，雷电霹雳杀四特牛、耕者兄弟二人。」

「世尊独不闻乎？」

「吾言：『我定意觉，徜徉经行。一人来稽首作礼，随我而步。吾问：「是何忽忽？」其人言：「向者霹雳，杀四特牛耕者兄弟二人，世尊独不闻乎？」吾言：「不闻。」曰：「时卧耶？」答言：「不卧，自三昧耳。」其人亦叹言：「希闻得定如佛者也。」夫名霹雳声聒天地，而得寂定不闻者哉。』其人心悦，亦得法喜。」

福罽赞曰：

「遇哉覩佛者，    何人不得喜？  
福愿与时会，    令我获法利。」

佛答颂言：

「爱法者卧安，    得喜志念清，  
真人所说法，    贤者常乐行，  
法护行法者，    如雨之润生。」

于是，大臣勅其仆，归取新织成黄金[迭\*毛]，手奉献曰：「知佛不用，愿哀纳之。」佛受其[迭\*毛]，为说法之正化，若干要语。福罽避坐言：「从今日始，身自归佛，自归道法，自归圣众，受清信戒，身不杀，不妄取，不淫婬，不欺伪，不饮酒，不噉肉，不敢有犯，国事多故，当还请辞。」即稽首佛足，遶三匝而去。

佛勅贤者阿难，取福罽黄金织成[迭\*毛]来，受教奉进。佛取被身，阿难见佛，光颜从容，舒怿明好，殊紫金色，长跪白言：「自我得侍，二十余年，不识有如今日佛面光润颜色发明，愿闻其意。」



佛言：「阿难！有二因缘佛色发明。何等二？谓初夜得佛无上正真之道妙正觉时，及至终夜弃所受余无为之情取灭度时。吾今夜半，当般泥洹，故色发明。」

阿难啼言：「何其驶哉！佛取泥洹。何其疾哉！世间眼灭。」

于是佛请贤者阿难，至熙连河。佛到河边，着衣入水，两手举衣，自澡浴身已，乃渡河于彼岸住。整衣服告阿难：「朝从弟子淳饭，夜当灭度。汝解淳意，佛从汝饭，即夜灭度，天下有二难得值，若得遭值，面供养者；既解疑畏，且有正报。何等二？一为若施饭食，令彼得以食之气力，成无上正真，为至圣佛。二为若施饭食，令彼得以食之气力，弃所受余无为之情而灭度者。今淳饭佛，当得长寿，得无欲，得大富，得极贵，得官属，终生天上，获此五福。语淳勿忧，宜用欢喜，汝一饭佛而获多报，当知佛者不可不敬，经法不可不学，圣众不可不事。」

阿难白佛：「如[怡-台+延]比丘，性弊悞急，好骂数说，佛泥洹后当如之何？」

佛语阿难：「我泥洹后，为[怡-台+延]比丘作梵檀罚，令众默屏，莫复与语，彼当为惭而自改悔。」

彼时，佛勅贤者阿难，施床枕，我背疾，即施床枕。佛倚右肋，屈膝累脚卧，思至真正智之道。于是，佛请贤者阿难，令说七觉意。阿难言：「唯！昔从佛闻，一志念之觉，佛用自觉成无比圣猗、无为、止、不淫、舍分、散意。二法解之觉，佛用自觉成无比圣猗、无为、止、不淫、舍分、散意。三精进之觉，佛用自觉成无比圣猗、无为、止、不淫、舍分、散意。四爱喜之觉，佛用自觉成无比圣猗、无为、止、不淫、舍分、散意。五一向之觉，佛用自觉成无比圣猗、无为、止、不淫、舍分、散意。六惟定之觉，佛用自觉成无比圣猗、无为、止、不淫、舍分、散意。七行护之觉，佛用自觉成无比圣猗、无为、止、不淫、舍分、散意。」

佛言：「阿难！已能言之，宜必精进。」对曰：「唯。」「能言者当精进。如是，阿难！仿行者得道疾。」

佛起基坐，思惟法意。有比丘说颂曰：

「甘露化，从佛出，  
教以此，劝后学，  
由佛兴，使我得，  
学当知，正志念，  
一向专，护定意，  
有疾者，宜闻斯，  
是疾者，为法王，  
彼犹尚，请聆法，  
胜上首，明弟子，  
在圣哲，犹不厌，  
若过时，闻道备，  
如彼为，非爱喜，  
爱喜者，一向法，  
已正止，无闻想，  
众行灭，智已淳，  
愿一切，人天神，  
今圣师，灭度后，  
尊时讲，诵法言，  
疾如听，弟子陈，  
七觉妙，宜咨贤。  
清白行，无玷缺，  
爱喜法，精进入。  
如法解，为净智，  
觉微想，除邪思。  
道宝出，自此源，  
况凡夫，而替闻。  
来问疾，务听真，  
何况余，欲废闻。  
起他想，心乖异，  
佛之教，无杂思。  
为无为，心行寂，  
是名为，法解觉。  
自归此，三世尊，  
共学慈，大道真。  
众贤必，绍教明，  
愿神骨，助化行。」

彼时，佛勅贤者阿难，汝于苏连双树间，施绳床令北首，我夜半当灭度。受教即施，还白已具。佛到双树，就绳床侧右肋而卧。阿难在床后，垂头啼愴，愴言：「一何驶哉！佛取泥洹。一何疾哉！世间眼灭。我诸同志，从四方来，欲见佛者，望绝已矣。佛难复覩，难复得侍，来而不见，皆当悲慕，子何心哉。」

佛问比丘：「阿难胡为？」对曰：「在后悲泣。」

佛谓阿难：「汝莫啼也。何则？自汝侍佛已来，身行常慈，口行亦慈，心行亦慈，恕以施安，念虑详审，有心于佛，虽彼往昔过佛侍者，为最供养不得踰汝；亦彼当来，及现在佛之有侍者，尽心供养不得踰汝。何者？汝达于佛，而知宜适。若众比丘，每诣佛时，可通见者常得时宜；若比丘尼，及清信士，清信女辈，每诣佛时，可通见者常得时宜；每众异学及诸梵志居士之辈，来诣请现，可通见者常得时宜。」

佛告诸比丘：「天下极贵，转轮圣王，有四难及自然之德。何等四？若其属国诸刹利王，来亲诣朝覲者，圣王欢喜，现为说法，皆乐听受，遵承奉行，是一德也。若诸奉道梵志之辈，来亲诣朝覲者，欢喜引现，为之说法，皆乐听受，遵承奉行，是二德也。若诸理家居士之辈，来亲诣朝覲者，欢喜引现，为之说法，皆乐听受，遵承奉行，是三德也。若彼儒林异学之徒，来亲诣朝覲者，圣王辄现，为之说法，皆乐听受，遵承奉行，是四德也。」

「又此比丘贤者阿难，亦有四美难及之德。何等四？若诸比丘诣阿难所，即欢喜与相见，为说经法，无不开解乐受奉行；诸比丘尼，诸清信士，诸清信女，诣阿难所，即欢喜与相见，为说经法，无不开解乐受奉行，是其第一四德。复有四，贤者阿难，为诸比丘比、丘尼，诸清信士，诸清信女，说经法时，心端言正，无有二意，闻者恭肃，寂然听受，以寂静故，阿难博识，无所忘忽，是其第二四德。复有四，若诸比丘，诸比丘尼，诸清信士，诸清信女，有不解经及法律义，以问阿难，阿难即分别说，皆得解释，出后无不誉阿难者，是其第三四德。复有四，佛所说十二部经，贤者阿难皆讽诵念识，传为四辈弟子说，如所闻无所增减，亦未曾倦，是为阿难第四四德。为难可及，世间无比。」

是时有化比丘，当佛前住，佛言：「比丘！避，莫当吾前。」

贤者阿难白佛言：「我得奉侍二十五载，不自识有如此比丘，无所关启，而直前者。」

佛言：「阿难是化比丘，又若干劫，为大遵天致神妙有威德，忧畏已除，知佛期在夜半，所以来者，自今已后，永不见佛故。」

阿难言：「独是天知佛当灭度耶？」

佛言：「从拘夷城东西南北纵广四百八十里，诸天侧塞无空缺处，皆忧叹骚扰不安，其心念言佛灭度疾。」

贤者阿难，问佛言：「近此左右，有闻物大国、王舍大国、满罗大国、维耶大国，佛不于彼般泥洹，何正于此褊陋小城？」

佛言：「阿难！无谓此城为褊陋也。所以者何？古者是国，名拘那越大王之都，城长四百八十里，广二百八十里。严好如画，城垣七重，下基四层，起高八寻，上广三寻，皆作黄金、白银、水精、琉璃、四宝瓦[(((惠-心)\*爻)]/

土]。其壁牒尉雕文克镂，地集[番\*瓦]瓠，及民室屋，皆四宝成。侠道自生长多邻树，树亦四宝，其金树者，银叶华实，其银树者，金叶华实，水精琉璃树亦如是。微风动树，常出五音，其声濡悲，如五弦琴。树间浴池，池边集[[(惠-心)\*爻]/土]，步渚相承，中四宝台，台陛栏楯，屋壁床机，一切四宝。池中常有杂种莲华，青莲沕钵，紫莲拘恬，黄莲文那，红莲芙蓉，四顾成行。其边道上，又有七种奇华，香气馥芬，冬夏常生，五色光明。其国常闻十二种声：象声、马声、牛声、车声、螺声、钟声、铃声、鼓声、舞声、歌声、诸弦乐声、诵仁义声、叹诸佛尊行声。时，有转轮圣王，名大快见，主四天下，以正法治，自然七宝：一金轮宝，二白象宝，三紺马宝，四神珠宝，五玉女宝，六理家宝，七圣导宝。王有四神德，为童儒时，八万四千岁；为太子时，八万四千岁；为转轮王，八万四千岁；退服法衣，八万四千岁；凡寿三十三万六千岁，是其一神德也。王能飞行，游四天下，七宝导从，所至臣属，是其二神德也。端正美色，强健少疾，身中和适，不寒不热，是其三神德也。威神殊胜，心常和悦，明见正道，以法化民，是其四神德也。王每出游，布施兴福，恣人所欲，求浆与浆，求食与食，衣被车马，华香钱宝，不逆人意，慈于民物如父爱子，士民慕王如子仰父。王每出游，勅御徐行，使国士民，久得视见，体性淳仁，四方太平，又是其至德也。所部诸国，凡八万四千，小王每朝覲时，王大快见皆请上殿，欢喜安慰，为说正法，问国所乏；诸王答让，受天重赐，自足为乐。王又勅使，各严所治，令如我殿，以正法化，勿枉天民。輒赐诸王，衣冠履屣，车舆宝物，受诏辞出，莫不欢喜。

「是时大王所治法殿，长四十里，层陛四重，悉黄金白银水精琉璃，屋壁栏楯柱梁楣栌，粉椽栋宇，其上覆及下地，床座机筵，皆是四宝。又法殿上，有八万四千交露輿枰悉施斗帐，金交露枰前施银墜，银枰金墜，水精琉璃枰墜亦然。其交露间，垂华悬果，四宝杂厕，所覆帐上，金银织成赤罽文绣绶绮杂色，四角珊瑚，交露中施四宝，独座其殿，四面浴池，各纵广一由延，侠池生多邻树八万四千株，长一由延，诸交露枰。大王出者，即以驾象。彼时，快见以其所有，施福甚众，日旦当请沙门梵志上殿饭食。王自思念：『日月流逝，而吾将老，当用是五所欲宝馆作等，欲自约损，修清净行。』即但与一侍士，俱升法殿，入金交露，坐银御床，思惟天下，贪淫无奇，生者要死，形骸归土，所有万物，一切无常。王起入银交露，坐金御床，念合会者，皆当别离，恋慕无益，当弃恩爱，净修梵行。已又起之水精交露，坐琉璃床，自念当与老病死竟，改心易行，除淫怒痴，思无为道。已又起入琉



璃交露，坐水精床，专精自思，当弃世间贪欲恶法，思无为道，守惟清静，成一禅行。如是至久，周遍诸枰。

「于是八万四千玉女共白第一玉女宝言：『天后所知，我等闻者，未复亲侍，守情执敬，愿欲朝见。』」答言：『诸弟还自严饰，当俱朝见。』即告圣导：『我等妇女，久未亲侍，敬仰之心，皆欲朝见。』」导臣即驾八万四千象，犀甲金饰，络用宝珠，白象王，朱鬣尾为第一，八万四千马，犀甲金饰，络用宝珠，力马王，绀青身朱鬣尾为第一，八万四千车，犀革之甲，饰用四宝，圣导臣为第一，八万四千女，女载一车，玉女宝为第一，诸王导从，诣法殿下。侍士白言：『诸象马车，夫人小王，皆来欲见。』王勅侍士，施床殿下，王下法殿，见八万四千女，服饰靡丽。时，民叹曰：『是难言也。王者严女，乃至于此。』玉女对曰：『我等久违，不得亲侍，故严服来，愿得朝见。』」

「于是王坐，诸女皆前，稽首毕一面坐，玉女宝前白言：『今是一切诸象马车，玉女小王，自天所有，愿小王顾意留心娱志。又八万四千国，天王都为第一，八万四千枰，大正枰为第一，愿天留意，以养性命。』」王答曰：

『弟！吾所以宿夜约己自损，正心行慈者，但欲远离此贪欲耳。何则？女人嫉妬之态，殃及吾身，是以舍欲，愿离斯咎。』玉女宝垂泣言：『天王何为，独割爱欲，谓我为弟？离弃恩情，绝群女望。愿闻天王，所以戒之，正心行慈，为之奈何？我等亦愿，相率修之。』王曰：『慈心正行，不堕诸漏，弃损贪欲，修德守净，念生日少而命逝疾，人物辈非常，唯道为真，吾是以于诸象马舆枰郡小学王妇女爱欲，一切远离，不复系意，欲自忧身。观天地间，无生不终，诸弟各宜正心行慈，无以放恣堕诸漏也。』玉女宝乃抆泪言：『今天王约己自损，不欲堕漏，念生日少而命逝疾，潜居忧身，守修清静，计诸人物，无生不终，违远所有，不以污意，愿奉明戒，不敢有忘。』王以慈心，答谢诸女，皆遣去。还升法殿入金交露枰。坐念慈心，都忘怨恨，无所嫉恶，进思大道，无量德行，普慈世间，而自约省己。复起入银交露枰，坐念悲心，都忘怨恨，无所嫉恶，进思大道，无量德行，普悲世间，而自约省己。复起入水精交露枰，坐念喜心，都忘怨恨，无所嫉恶，进思大道，无量德行，普和世间，而自约省己。复起入琉璃交露枰，坐念护心，都忘怨恨，无所嫉恶，进思大道，无量德行，一切欲护，而自约省。以惟行此四大梵行，却爱欲意，多修清静。王行如是，便得自在，死时安隐，身无痛痒，譬如力士美饭一餐之顷，魂神逝生第七梵天。

「时，转轮王大快见者，则故世我身也。如是，阿难！谁能知此，昔我宿命，作转轮王自然七宝，行正法有四德，常能不贪。彼时，拘夷城傍行四百八十里，皆在天王城中。吾前是时，又为刹利王，已六投骨于此地中，并彼为七。今得作佛，已断生死，从是已后，不复造身。我亦一切皆已周竟，现于东方南方西方北方，随方教化，三月輒移，终措骨此。」

贤者阿难白佛言：「佛灭度后，当作何葬？」

佛言：「汝默，梵志居士，自乐为之。」

又问：「梵志居士，为葬法当云何？」

佛言：「当如转轮王法，用新劫波锦缠身体已，以五百张[迭\*毛]次如缠之，内身金棺，灌以麻油泽膏毕，举金棺，置于第二大铁椁中，众香[廿/积]上，而阁维之。讫收舍利，于四衢道，立塔起庙，表刹悬缯，奉施华香，拜谒礼事，是为转轮王之葬法也。」

佛勅阿难：「汝行入城，告诸华氏，佛中夜当灭度，所欲施作，当曼时为，无从后悔；欲面从佛得开解者，宜及是时。」即受教行，入拘夷城。见五百诸华氏，慕会议语，阿难报诸尊者：「佛夜半当灭度，所欲施作，当曼时为，无从后悔；欲面从佛得开解者，宜及时行。」众人皆惊，而悲叹言：「何其大驶！佛取泥洹。何其大疾！世间眼灭。」哀恸之声闻于宫中。

王遣太子并诸华氏，各将家属，俱诣双树。到白阿难：「欲前礼问。」阿难入启：「太子阿晨，与诸豪姓家属，俱来受三自归，不远是夜。」佛请入，即皆前稽首毕一面坐。太子言：「佛身灭度，何其太疾。」佛报言：「吾本已说，世间非真，无可乐者，凡人贪寿，思恋五欲，惑而无利，但增生死，更苦无量。今我为佛，以得自然无欲，于此又宜自勉，天下智者，常愿见佛，乐闻经法，已有是意，当务立信、立戒、布施、多闻广学、智慧，建此五志以离垢慳，然则世世当受富贵，名誉远闻，生天安乐，可得泥洹。」佛说已，太子及诸华氏，皆作礼去。

于是，王与国中男女大小十四万众，以人定时，出诣双树，到白阿难，请见受诲，前启佛请入。王将国中贤善者，进稽首毕一面坐，前无灯火，佛放顶光照二千里。佛言：「劳苦大王与群臣来。」王曰：「佛当灭度，有何勅诫？」佛报王：「自我得佛四十九岁，所说经戒一切具悉，王国贤才，皆已

采取。」王与群臣，惨然皆悲。佛告王：「自古已来，天神人物，无生不死，死而不灭，唯泥洹快。王胡为啼？但当念善，改往修来，以政治国，无加卒暴，厚待贤良，赦宥小过，务行四恩，以绥众心。何等四？一当布施给护不足，二当仁爱视民如子，三当利人化以善正，四当同利与下共欢。王如是者常得其福。我宿命时，行此四恩，积无数世，故得作佛，初得佛已，见泥洹喜。」自说颂曰：

「今觉佛极尊，    舍淫净无漏，  
智为天人导，    从者得喜豫。  
夫福报至快，    妙愿志皆成，  
勇疾得上脱，    吾将逝泥洹。」

王与来者，皆起礼佛，遶三匝而去。

是时城中，有老异学，年百二十，名曰须跋，闻佛夜半当取灭度，自念：「吾有法望之疑，常愿瞿昙一解，我意当及。」是时即起，自力行到双树，白阿难言：「吾闻瞿昙，期在夜半，请见决疑。」阿难言：「止！止！须跋！无扰佛也。」须跋固请至再三曰：「吾闻佛为如来、至真、正帝觉、明行成已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导师、天人师，号佛、众佑，甚难遭值，如沤昙华，百千万世时时一有，愿一见折所疑。」阿难以为劳扰如来，故不欲通。佛神心彻听，清净过人，从里知之，即勅阿难：「勿禁止，听使入，是为最后当度异学须跋者也。」须跋得入，忻然悦豫，善心生焉，见佛欢喜，礼问恭辞，气重揖让毕一面住，白佛言：「欲有所问，岂有闲暇，一决其疑？」佛言：「便问，恣汝所欲，闻可得解。」

须跋问曰：「今世学者，各自称师，有古龟氏，有无失氏，有志行氏，有白鹭子氏，有延寿氏，有计金樊氏，有多积愿氏，有尼犍子，彼八子者，有所述乎，自知之也。」

佛告须跋：「彼与佛异，子曹自作贪生猗想，以邪之道，一曰邪见，不知今世后世，所作自得，好以卜占享祀求福。二曰邪思，念在爱欲，有诤怒心。三曰邪言，虚伪谄谀，佞谀绮语。四曰邪行，杀生贪取，有淫嫉意。五曰邪命，求利衣食，不以正道。六曰邪治，恶不能止，善不能行。七曰邪志，志贪常乐，痛身谓净。八曰邪定，专意所望，不见出要。如是须跋！昔我出家，十有二年，道成得佛，开说经法，但五十载，自从舍家，有戒、有定、有慧、有解、得度知见，说正道者，唯佛沙门，非凡异也。吾本所履，有八

真道，第一沙门，亦从是得，二三至四，皆从是成，若不见此八真道者，彼为不得沙门四道。所谓八真道者，一为正见，见今世后世，作善有福，为恶得殃，知苦知习，灭行得道。二为正思，思乐出家，去净怒心。三为正言，言谛至诚，柔软忠信。四为正行，不杀不邪，无有淫心。五为正命，求利衣食，以道不邪。六为正治，抑制恶行，发起善意。七为正志，志惟四观身痛意法，解非常苦非身非净。八为正定，一向无为，成四禅行，沙门梵志，履此八正，乃成四道，能师子吼，我贤弟子，行无放逸世间意灭，故得罗汉。」

于是须跋，谓阿难言：「快哉贤者，是利弘美，寔未曾有。盖上弟子，得值此者，不亦妙乎。今受圣恩，乃闻是法，愿得舍家，受成就戒。」

阿难白佛：「异学须跋！愿受众佑自然法律，舍家就戒沙门之行。」

佛以可其就戒之志曰：「是吾未后得证见净者，异学须跋也。」即授戒为比丘，一心受不放逸，以健制以志惟以断却，如所欲下须发被袈裟，以家之信离家，为道得法，意具净行，自知作证，成解究畅，为行如应，已意通知。贤者须跋已度世得应真，坐自念：「吾不能待佛般泥洹。」便先灭度，而佛后焉。

彼时，佛告诸比丘：「我灭度后，倘有如此外学他术在异生辈，欲弃束发来践法渚，沐浴清化，舍家就戒，当听可彼以为沙门。何则？用彼有大意故。当先诫之三月，知能自损用心与不？若言行相应者，为能舍罪，先授十戒，三年无失，乃与二百五十戒；其十戒为本，二百四十戒为礼节威仪。能行此者，诸天代喜。又凡悕望受律就戒作沙门者，有四因<sup>缘</sup>，皆有慕乐近道之意，我灭度后，或离县官，求作沙门；或年老耆，求作沙门；或贫困劣，求作沙门；或习正行，求作沙门。若夫贤才习正，耆老贫困，及离县官，来为道者，其于衣食，趣得而已；受诵法言，如有梵行，可得久住，犹为从是令多人安多人得度，世间得依，利诸天人，是故曰从法者，现世得安，现世得解，当善谛受。彼为何法令现世安得解度者？谓佛所说十二部经：一文，二歌，三记，四颂，五譬喻，六本记，七事解，八生传，九广博，十自然，十一道行，十二两现，是名为法。若以奉持，护如法者，即现世安，可得解度，但当谛受，护持讽诵，正心思惟，令清净道，得以久住。汝诸弟子，当自勸勉，无以懈慢，谓佛已去，莫可归也。必承法教，常用半月，望晦讲戒，六斋之日，高座诵经，归心于经，令如佛在。又族姓子族姓女，所当追



念，为有四事：一曰佛为菩萨初下生时，二曰佛始得道妙正觉时，三曰上头说经转法轮时，四曰弃所受余无为之情般泥洹时。当论思此，念佛生时，福德如是；佛得道时，神力如是；转法轮时，度人如是；将灭度时，遗法如是。次中末时，有思念此，起意行者，皆生天上。若以受此而有疑望，非意在佛及法圣众，苦习尽道，汝诸比丘，当解所问令如我在，为以是语面所问佛亦真弟子，自所问告及从我解说之。」

贤者阿难，在后扇佛，应曰：「唯诺，皆已愿乐，无一比丘有疑非意于佛法众四谛者也。」

佛语阿难：「其已愿乐如来正化，于佛法众苦习尽道，无所疑者，当弃贪欲慢悞之心，遵从佛教，以精进受，默惟道行，是为最后佛之遗令，必共顺之。汝诸比丘，观佛仪容，难复得覩，却后一亿四千余岁，乃当复有弥勒佛耳，难常遇也。天下有沔县钵，不华而实，若其生华，则世有佛。佛为世间日，恒忧除众冥，自我为圣师，年至七十九，所应作者，亦已究畅，汝其勉之，夜已半矣。」

于是佛作一禅之思惟，通第一禅，又起二禅之思惟，通第二禅，又起三禅之思惟，通第三禅，又起四禅之思惟，通第四禅；又起空无际之思惟，通空无际，又起识无量之思惟，通识无量，又起无所用之思惟，通无所用，又起不想入之思惟，通不想入；又起想知灭之思惟，通想知灭。是时阿难，问阿那律：「佛已灭度耶？」答言：「末也。佛方思念想知灭之思惟。」阿难言：「昔闻佛说，从四禅思惟，至于无知弃所受余无为之情，乃般泥洹。」

时，佛舍想知灭还思不想入，舍不想入思无所用，舍无所用思识无量，舍识无量思空无际；舍空无际思第四禅，舍于四禅思第三禅，舍于三禅思第二禅，舍于二禅思第一禅；从一禅思复至三禅，便从四禅反于无知弃所受余泥洹之情，便般泥洹。

当此之时，地大震动，诸天龙神，侧塞空中，散华如雨，莫不叹慕，而来供养。时，第二天帝释，下说颂曰：

「阴行无有常，    但为兴衰法，  
生者无不死，    佛灭之为乐。」

第七梵天下说颂曰：

「妙哉佛已弃， 一切世间猗，  
广遗清净教， 三界中无比，  
神真力无畏， 光明灭于兹。」

贤者阿那律说颂曰：

「佛已无为住， 不用出入息，  
本由自然来， 灵耀于是没。  
意净无所著， 为人受斯疾，  
施惠教已遍， 乃退归寂灭。  
惟兹遇佛者， 莫不蒙恩泽，  
今已沦清虚， 求了时复出。」

是时诸比丘，皆骚扰徘徊呼言：「馱哉！佛般泥曰。一何疾哉！世间眼灭。」中有忧叹，自悲念世间苦，不得是道；中有尸视惟心猗有从因缘起，以作复作，受非常苦，生辄有死，死则复生，生死往来，精神不灭，莫致是处。贤者阿那律言：「止！止！阿难！晓众比丘，上天见此以为荒迷；安有舍家入自然律而不能用法利自解？」阿难拭泪而问：「上有几天？」答曰：「从威耶越，至沕荼庙，及熙连河四百八十里，诸天充满，无有空缺。徘徊骚扰，皆言：『馱哉！佛般泥曰。亦大疾哉！世间眼灭。』」中有忧叹，自悲念世间苦，贪欲所蔽，不见斯道；或相晓言：『佛说生死本从缘起，意作复作，受非常苦，生辄有死，死则复生，识随行走，莫知泥洹。佛已度世，宜各精进，夜至过半。』」阿那律令阿难入告城中：「佛已灭度，所欲施作，宜及时为。」

阿难入告城中，诸华闻之，莫不惊愕，踊蹕悲言：「何其馱乎！佛般泥曰。何其疾乎！世间眼灭。」举城中相会聚，奉持华香，诣佛舍利，稽首作礼，承事供养，共问阿难：「葬法云何？」答如教说，转轮王法，佛当复胜。诸豪姓言：「宁可假期七日，欲奉伎乐华香灯烛，展我曹心。」阿难答言：「恣听所欲。」诸华即共作，黄金罍，黄金舆床，黄金棺，为铁椁，具新劫波锦五百张[迭\*毛]。是时四面人众，周满四百八十里中，皆赍伎乐华香，来诣双树，共举佛身，置黄金床上，而以伎乐，礼事供养。

于是诸华选众童男，使扶持舆床，欲至沕荼神地，如阁维之，而诸童子不能得前近佛舁床；又复更进，至于再三，了不得持。贤者阿那律语阿难言：「所以不得舁佛床者，是诸天意，欲使诸华童子，倚床左面，诸天右面，国

人随后，共举床入东城门，遍住城中，施天乐供养讫，出西城门，置沕荼地，累积众香乃阁维之。」阿难言：「诺。敬如天愿。」以告诸华，皆曰敬从。即使诸僮左面属若干种缯，系床左角，天于右面属诸天缯系床右角而縛之，余无数天，于虚空中，散天杂华，而雨泽香。

是时，婆贤大臣，与拘夷大臣议，欲以人乐赞绍天乐俱送舍利，即如所议，徐行入东城门，周遍城中，四衢道里巷处处住，施华香伎乐，出西城门，到沕荼地，持劫波锦缠佛身体，五百张[迭\*毛]，次缠千过，麻油泽膏，灌满金棺，已内佛身，举黄金棺，置铁椁中。库藏既殓，积众香毕，沕苏大臣，执火而欲燃佛，积火至輒灭，三进不然。贤者阿那律语阿难言：「火所以不然者，是诸天意。见大迦叶，将五百众，从波旬来，已在半道，欲面礼佛故，使火不燃耳。」阿难言：「诺。敬如天愿。」

是时，有异道士，名阿夷维，见佛灭度，得天曼那罗华，去至半道，迦叶见之就车问：「子知我所事圣师佛乎？」即答言：「我举知之，般泥曰已七日，天人普会供养其身，吾从彼来，得此天华。」于是迦叶怅然不乐。五百比丘中，有徘徊骚扰仰天呼怨：「佛般泥曰，一何巨疾！世间眼灭。」中有忧叹悲伤，念世间苦，为恩爱缚，不见斯道。迦叶晓言：「诸贤者释忧，当知有身皆从缘起，心作复作，致非常苦，生者輒死，死则有生，五道无安，唯泥洹乐。未得道者，当求法利，舍有为无所会则得矣，摄衣疾行可见佛身。」其众中有名檀头者，亦释家子与佛同出，止诸比丘言：「何为复忧，我曹从今已得自在，彼老常言：『当应行是，不应行是。』今彼长逝不甚往耶？」迦叶不悦。行到双树至覩佛积，谓阿难言：「及未阁维，请见佛身。」阿难对曰：「佛身已缠，淹用麻油，藏在金棺，外积众香，匝灌泽膏，虽未阁维，固已难见。」迦叶请至三，阿难答如初，以为佛身难复得见。于是佛尸从重棺里双出两足，一切见者莫不欢喜，迦叶稽首作礼，见佛足上而有异色，仰问阿难：「佛身金色，是何故异？」阿难答言：「有羸老母，稽首佛足，堕泪其上，故异色耳。」大迦叶又不悦，乃喟然赞颂曰：

「彼为灭不生，      不复受老死，  
亦为不复会，      无有相逢憎。  
本已舍恩爱，      不为别离忧，  
当为求方便，      令致得是处。  
佛为五阴净，      已断不复有，  
亦又不为为，      有受是五阴。」

苦为已毕尽，    有本亦已除，  
当伪求方便，    令得如是安。  
佛已断世间，    爱欲一切解，  
亦为悉能忍，    得离诸患难。  
为己自安隐，    亦致天下安，  
当为稽首是，    永得度三界。  
佛所说经戒，    为世间最明，  
已广现正道，    审谛无所疑。  
亦遍活天下，    令得度老死，  
诸得值佛者，    谁不受弘恩。  
譬月照于夜，    为除阴冥闇，  
如日照于昼，    能使天下明。  
亦如电光现，    为暂照厚云，  
佛明一时出，    都已明三界。  
一切所名河，    无过昆仑河，  
一切名大水，    亦为无过海。  
一切星宿中，    月为第一明，  
佛为世间导，    天上天下尊。  
佛所以度世，    福施已周匝，  
所说教戒行，    在在悉分明。  
亦以法流布，    弟子乐受行，  
令天人鬼神，    龙敬承行礼。」

迦叶说已，稽首佛足，遶积三匝，却住一面。诸比丘、比丘尼、清信士、清信女，天、龙、鬼神王、天乐神、质谅神、金翅鸟神、爱欲神、蛇躯神，各前稽首佛足，遶积三匝，一面住毕。于是佛积不烧自燃。贤者阿难，时说颂曰：

「佛以中外净，    为梵世之身，  
本乘精神下，    而今措于是。  
锦缠[迭\*毛]千过，    不用衣着躯，  
亦不以浣濯，    如一净鲜明。」

至终其夜，佛积烧尽，自然生四树：苏禅尼树、迦维屠树、阿世鞞树、尼拘类树。国诸豪姓，共捡佛骨，盛满黄金罍，置于舆床，舁入城中着大殿上，



共作伎乐，散华烧香礼事供养。时，波旬国诸华氏、可乐国诸拘邻、有衡国诸满离、神州国诸梵志、维耶国诸离捷，闻佛止双树般泥曰，各严四种兵，象兵马兵车兵步兵，到拘夷止城外，遣使者言：「闻佛众佑止此灭度，彼亦我师，敬慕之心，并来从君，请佛骨分，欲还本土，立起塔庙。」拘夷王言：「佛自来此，我当供养，远苦诸君，舍利分不可得。」赤泽国诸释氏，亦严四兵，来到报言：「闻佛众佑止此灭度，是释圣雄出自我亲，实我诸父，敬慕之心，来请骨分，还立塔庙。」王答如初，不肯与分。摩竭王阿闍世，又严四兵，度河津来，使梵志毛蹶入问消息，致殷懃言：「吾本宿夜，信心友汝，无取无净，今佛众佑止此灭度，是三界尊实我所天，敬慕之心，来请骨分，汝其与我，则我与汝所有重宝，愿终共之。」王答曰：「佛自来此，我当供养，谢汝大王，舍利分不可得也。」于是毛蹶，聚众人作颂告言：

「今各撰躬，        远来拜首，  
    谦逊求分；        如我不与，  
    举止动众，        四兵在此，  
    义言不用，        必命相底。」

拘夷国人，亦答颂曰：

「远劳诸君，        辱屈拜手，  
    佛来遗形，        不敢相许。  
    如欲举众，        吾斯亦有，  
    俱命相底，        则未为恐。」

梵志毛蹶，晓众人言：「诸君皆宿夜承佛严教，日诵法言，心服仁化；一切众生，尚念欲安，且佛大慈故，烧形遗骨，欲广佑天下，何宜当为毁本惠意，舍利现在但当分耳。」众咸称善，皆诣舍利，稽首毕一面住，乃共使毛蹶分之。于是毛蹶持一罍受石许，蜜涂其里，分为八分已，白众言：「吾既敬佛，亦嘉众意，愿得着罍舍利，归起塔庙。」皆言智哉，是为知时，即共听与。又有梵志，名温违，白众人言：「窃慕善意，乞地焦炭，归起塔庙。」皆言与之。后有衡国异道士，求得地灰。于时八国得佛八分舍利，各还起塔，皆甚严好。梵志毛蹶，种邑道人大温违，还俾贲邑，衡国道士得地灰，归皆起塔庙。舍利八分有八塔，第九罍塔，第十炭塔，第十一灰塔。

佛从四月八日生，四月八日舍家出，四月八日得佛道，四月八日般泥洹，皆以佛星出时，此时百草华英，树木繁盛。佛已般泥洹，天下光明灭，十方诸天神，莫不自归佛。

既分舍利，又为远方诸四辈弟子，未悉闻故，留九十日，乃起塔庙；诸来国王，豪姓人民，家属仆从，皆斋戒九十日。在所远方，四辈弟子众，普会拘夷，共问阿难：「于何起塔？」阿难答言：「当出去城四十里，于卫致乡四衢道中作塔庙。」拘夷豪姓，共作[番\*瓦]瓠石壑，纵广三尺，集用作塔，高及纵广，皆丈五尺，藏黄金罍，舍利于其中置，立长表法轮，杵盖悬缯，燃灯华香伎乐，礼事供养，举国人民，得共兴福。

大迦叶、阿那律、众比丘会共议：「一日三十万众，及诸国豪姓群臣，得值佛时，敬意行福，终皆当生第四天上，与弥勒会而得解脱。拘夷国王，当生第十二水音天上，至弥勒作佛时，当下为佛造立精舍，胜今给孤独园。」阿难问大迦叶：「拘夷王何以不于弥勒佛求应真道？」答言：「是王未厌生死苦故，未厌苦者不得应真。」阿难言：「我已患厌身苦，不得离世间，奚不得道？」迦叶答言：「汝但持戒，不行身观，坐猗生死饭食想，而生死行未休故也。」

至九十日，大迦叶、阿那律、众比丘会共议：「佛十二部经，有四阿含，独阿难侍佛久，佛之所说，阿难志讽，当从书受，恐其未得道，尚有贪心，欲持旧事诘责阿难，与设高座，三上三下，如是者，可得诚实。」皆言大善。众会坐定，直事比丘，逐阿难出，须臾又请，阿难入礼众僧，未得道者，皆为之起。直事比丘，处着中央高座，于是让言：「此非阿难座。」众比丘言：「用佛经故，处汝高座，欲有所问。」阿难就座。众僧问曰：「汝有大过，宁自知不？昔者佛言：『阎浮提乐。』汝奚不对？」直事比丘，勅阿难下。即下对言：「佛为不得自在，当须我言耶？」众僧默然。直事比丘，又令阿难上。众复问曰：「佛为汝说：『得四禅足者，可止一劫有余。』汝何以嘿？」阿难下言：「佛说弥勒，当下作佛，始入法者，应从彼成；设自留者，如弥勒何？」僧又嘿然。阿难心怖，众比丘言：「贤者当如法意具说佛经。」对曰：「唯然。」如是三上，阿难最后上言：「闻如是一时」，座中未得道者，皆垂泣言：「佛适说经，今何以疾。」

大迦叶即选众中四十应真，从阿难受得四阿含：一中阿含，二长阿含，三增一阿含，四杂阿含。此四文者，一为贪淫作，二为喜怒作，三为愚痴作，四

为不孝不师作。四阿含文，各六十疋素。众比丘言：「用写四文，当兴行于天下。」故佛阁维处，自生四树，遂相捡敛，分别书佛十二部经。戒律法具，其在千岁中，持佛经戒者，后皆会生弥勒佛所，当从彼解度生死履。

## 般泥洹经卷下

---

【经文信息】大正藏第 01 册 No. 0006 般泥洹经

【版本记录】CBETA 电子佛典 Rev. 1.19 (Big5)，完成日期：2010/03/18

【编辑说明】本数据库由中华电子佛典协会（CBETA）依大正藏所编辑

【原始数据】萧镇国大德提供，张文明大德提供，北美某大德提供，法雨道场提供新式标点

【其他事项】本数据库可自由免费流通，详细内容请参阅【[中华电子佛典协会数据库版权宣告](#)】

---